

馮玉祥與西北軍(二)

王禹廷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七

吳佩孚馮玉祥恩怨

民國九年的直(曹錕)皖(段祺瑞)之戰，直軍得到奉軍(張作霖)的協力，才把皖系打敗。戰勝以後，曹錕、吳佩孚主宰了北京政府。奉軍入關的大軍，駐紮於冀東地區，不肯回防東北，張作霖對於北京政府，更有很大的發言權。雙方因為利害衝突，由文爭而至武鬥，乃有民國十一年之直奉第一次戰爭。雙方醞釀準備了近乎一年，但是實際在戰場上主力作戰的時間，不過一個禮拜——四月廿六日前線主力開始接觸，五月三日直軍各線均告勝利，五月四日奉軍總退却，正規的大戰即告停止。以後陸陸續續的小規模戰鬥，時起時落。一直到了六月十六、十七兩日，雙方全權代表，直軍王承斌、彭壽華，奉軍孫烈臣、張學良等，在秦皇島海面的英國軍艦上，舉行和談。商定了八月十八日起，奉軍撤退出關，

直軍亦不得越界。并劃灤州以東直到錦州迤西一帶為中立緩衝地帶，直奉雙方各在其境內駐紮的軍隊，不得超過一旅，榆關准由直軍駐一個團。直奉第一次戰爭，至此才算結束。

這場戰爭，直軍以吳佩孚為主帥，他把可能運用的兵力，全部出動，統通開往前線，幾乎是孤注一擲。而在後方，則以馮玉祥移軍洛陽、鄭州，鞏固基地，策應全局，成為這次戰爭中直軍獲勝的主要關鍵。也是吳馮兩人由疎而親，又由合而離的分水嶺，從而種下了兩年以後吳佩孚大敗虧輸的遠因。為了明瞭此一演變的來龍去脈和雙方勝敗的因素，以及馮玉祥在這次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性，必須將全盤狀況加以概略的敘述：

三角同盟對付直系

奉軍在這次戰爭中所採取的政略，是策動粵

、皖、奉三系的結合，構成當時所謂的孫(國父孫中山先生)、段(祺瑞)、張(作霖)三角同盟，共同對付直系。其在戰略上的具體計劃，則是：

(一)奉軍佔據京漢、津浦兩路的北段地區，也就是京(北京)、津(天津)、保(保定)三角腹地及其周邊地帶，作為打擊直軍的主力。

(二)粵軍出動北伐，牽制湘、鄂及江西各省的直軍，使其不能北調參戰。

(三)長江上游方面，運用一部份川軍，順流而下，以窺武漢。

(四)東南方面，聯絡浙江督軍盧永祥(皖系)，對付江蘇督軍齊燮元(直系)。

(五)西北方面，運動直皖戰後敗退陝南的陳樹藩，進取關中，與河南的趙倜，夾擊直軍後方。

(六)以河南督軍趙倜為主軸，和山東督軍田中玉、安徽督軍張文生，結成三省攻守同盟，鞏固

河南，清除直軍的後方。并使吳光新（皖系）和張宗昌（奉系）在山東爲之呼應。

上述奉軍的用兵計劃，看起來籠罩全局，聲勢極爲浩大。但在實際上除了第一項完全作到以外，其他大都落了空。原來國父爲了打倒直系，完成革命大業，不惜從權與皖、奉結合。段祺瑞意圖東山再起，大有借重國父和奉張的必要。而張作霖爲了打倒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，問鼎中原，更有求於國父和段祺瑞的支持。這便是孫、段、張三角同盟所以產生的客觀背景和主觀要求，也是奉軍在戰爭發生以前形成浩大陣容的主要原因。可是廣東方面，受了陳炯明的阻撓，入湘入贛的北伐之師，未能按時出動。段祺瑞雖願與奉方修好，却忘不了直皖戰爭時，奉軍助直勝



工於做作，標新善變的馮玉祥早年戎裝照

皖的舊恨，所以對張作霖不肯認真支持。與段有關係的浙江、四川、陝西、山東、安徽各省，也因各別利害的關係，皆無有力的行動。只有河南方面，趙倜爲了保持權位和地盤，又誤信奉軍業已戰勝的謠言，真的向直軍進攻。却因馮玉祥行動迅速，先期嚇阻了趙倜的發動，以後又很快的把趙部消滅，解除了直系的心腹之患。使得吳佩孚專心一力的對付奉軍，打勝了這一場生死之戰。

雙方的主力部署：直軍是以洛陽爲後方基地（吳佩孚經常駐在洛陽），前方的大本營則在保定（曹錕的直魯豫巡閱使署設在保定，曹本人經常駐此）。直系大軍，除了駐在河北省的以外，大部散駐於陝西、河南、湖北各省，均先期向鄭州集中。分作三路進兵：第一路沿京漢

鐵路向保定前進，迎擊長辛店一路的奉軍，以京津爲目標。第二路側重隴海鐵路，聯絡江蘇齊變元的兵力，以防安徽馬文生和浙江盧永祥的襲擊。并分兵一支沿津浦鐵路北上，和直軍前線東路張國鎔部聯絡，攻擊奉軍在關內的根據地。第三路是馮玉祥由陝東開，集中洛陽、鄭州，鞏固後方，并爲總預備隊，担任機動。直軍的總兵力是八個師，五個混成旅，又三個團，直接投入前線者約爲十萬人。區分爲中、東、西三路：吳佩孚自任總司令兼中路總司令，駐在北京保定間的涿縣，指揮全局。東西兩路總司令是王承斌和彭壽華。

直奉之戰馮曾助吳

奉軍在關內的大本營，原來設在天津灤州之間的軍糧城，總司令張作霖以火車爲行轅，停駐於此。開戰前夕，推進至天津附近的落堡。兵力部署分爲兩路六個梯隊，第一、二路司令由張作霖、張學良分別担任，每路各轄三個梯隊。張作霖自己控置五個混成旅，作爲機動部隊。總兵力約十二萬人。

這場戰爭，算是民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。雙方部署就緒以後，即行展開作戰。四月廿一日，奉軍開始試探性的零星攻擊。廿六日吳佩孚下總攻擊令，廿七日各線主力，全面接觸，五月四日戰事結束，一共打了一禮拜。可以說是一場準備的時間久，戰鬥的時間短，結束的時間快的戰爭。

以上說的是前方主力戰。現在掉轉頭來，再看看後方的爭奪戰：河南督軍趙倜，是河南汝南縣人，原本接近皖系；民國七年，出任河南督軍。但當民國九年直皖戰爭爆發前夕，他與皖系起了利害衝突。所以當吳佩孚由湖南率師北撤，經過河南時，趙倜站在吳的一邊，幫了吳一個大忙，使吳軍順利北開。等到直系戰勝以後，吳佩孚拜兩湖巡閱使兼直魯豫巡閱副使，開府洛陽，聲勢逼人。趙倜「站在矮簷下，不敢不低頭」，對吳曲意交結，百般奉承。兩人曾結爲金蘭弟兄，眷屬也拜乾媽、認姊妹，來往的很密切。民國十年八月，吳佩孚出兵援鄂征湘，趙倜派其弟趙傑率領豫軍第一師，南下作戰，爲吳效力，以求進一步的結合。雖然有這種種表現，但因實際利害的衝突

，仍然是面和心不和。趙倜爲了保持官位和地盤，雖然受够了吳的氣，却不能不盡力巴結。吳佩孚也覺得力量尚未充分壯大，對趙不宜猝然下手，因而「虛與委蛇」。在這種微妙關係下，雙方倒也相安了一段時日。當直奉戰爭醞釀期間，趙倜在吳佩孚的强大壓力之下，表面上仍舊站在吳的一邊，實際上却與張作霖暗中勾結。而且和山東督軍田中玉，安徽督軍張文生，結成三省攻守同盟，觀望風色，相機行動。這個同盟，好像是直奉以外的一個第三勢力集團，骨子裏却與張作霖暗通聲氣。後來江蘇督軍齊燮元，自動要求參加，變成了四角同盟。齊燮元是直系，他參加這個同盟，爲的是刺探消息。所以於加盟之後，即將其中的真實情況，向吳密告。吳佩孚得知內情，對趙倜益爲不滿，曾決定將趙撤免，派王承斌繼任何南督軍。但是曹錕比較持重，他覺得前有強敵，不宜在後方製造問題，因而不同意吳佩孚的意見。於是吳氏除了向趙強索軍餉之外，表面上只好暫時隱忍，實際上也作了強力戒備。當直奉戰爭一觸即發的前夕，直系於四月十一日，在保定召開高階層秘密軍事會議，商榷和戰大計。當時主和主戰兩派，爭議頗烈，最後曹錕接納了吳佩孚的主戰意見。但他認爲趙倜弟兄駐兵中原，是一心腹大患，必須妥爲安排。吳佩孚即說：「這得要花點兒代價，煥章（馮玉祥）在陝西的隊伍，共有兩師一個旅，我想都拉出來，充作後軍，一方面支援前方，一方面看住趙倜趙傑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目視馮玉祥，問道：「讓你暫時放棄陝西，到河南換一個位置，你看如何？」馮立即

畢恭畢敬的回答：「唯命是從。」會後吳即遣返洛陽，調兵遣將，旋於四月廿五日離洛北上督師。馮玉祥也趕回陝西，調集所部第十一師，胡景翼的陝軍第一師，張錫元的第四混成旅，星夜由陝東開，向洛陽、鄭州一帶集中。馮在大軍出動的時候，曾在臨潼對某一部隊講話，多所勗勉。最後他說：「咱們出關打奉軍去，這陝西督軍，就像破鞋一樣不要了。」說完右腳一踢，腳上穿的鞋，應聲飛上半天。這雖然是一段趣事，却可看出他義無返顧的決心。他以最快的行動，集中了全部兵力，陸續開拔，兼程前進。那時隴海鐵路僅通車至陝州，馮部東開，絕大部份的路程是徒步行軍。以短短的八天時間，於四月廿六日，開到洛陽，穩定了直系的後方。馮并奉任爲援直陝軍總司令，代行直魯豫巡閱副使的職權。後方各軍，包括第十一師、陝軍第一師、第三師（吳的基本部隊）第五旅，鎮嵩軍（劉鎮華）第三路、第十師之一部、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混成旅等，均歸節制。馮玉祥到達洛陽後，聽說前方用兵緊急，立即以十一師第廿一旅李鳴鐘部，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，急行北開，增強前線的兵力。這些部隊於前方戰況緊急的時候，適時趕到增援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尤以李鳴鐘旅，在京漢路的長辛店，北寧路的蘆台各戰役中，特別出力，戰果豐碩。正在此時，趙倜所屬的暫編第一師師長趙傑，暫編第二師師長兼歸德鎮守使寶德全，豫皖毅軍總司令常德盛、豫西鎮守使丁香玲、南陽鎮守使李治雲、豫北鎮守使馬志敏等，在趙倜的嗾使之下，發出通電，聲討吳、馮。并以强大兵力

，突然發動攻勢。他們先將豫北彰德附近的京漢鐵路的一段和豐樂鎮的橋樑炸毀，斷絕吳軍由北南下的應援之師。又將由鄂北開的靳雲鵬部，在駐馬店，和尚橋等處，截成幾段，迎頭擊潰。便以優勢兵力，圍攻鄭州。此時鄭州城內，只有廿四師的王爲蔚一旅，第十一師的張之江一團，第八混成旅靳雲鵬所率領的一團，兵力十分薄弱。吳佩孚臨時以靳雲鵬爲鄭州警備司令，統一指揮，堅守待援，由於趙倜兵力強大，攻勢猛烈，鄭州情況極爲危殆。幸虧胡景翼率領所屬第二旅由洛陽趕來增援。馮玉祥也親率大軍陸續馳至，才將趙倜的部隊打垮，解了鄭州之圍。乘勝急追，連續克復開封，歸德各要地，把趙軍全部消滅。這一仗不但底定了河南省，穩定了直系的大後方。而且使得山東、安徽等省，見風轉舵，不敢有所異動。在這次直奉戰爭中，直軍獲得全面勝利的關鍵就在這一着。馮玉祥增援前線，鞏固後方，確實立了很大的功勞。

馮玉祥及其作風

直系在前方獲勝，後方向在大戰之時，於五月十日，任命馮玉祥爲河南督軍，以示酬庸，而資激勵。吳佩孚和馮玉祥，清末在北洋陸軍中，同當營長，吳在第三鎮（師），馮在第二鎮（師），都在東北駐防。民國四、五年間袁世凱稱帝時期，兩人同任旅長，吳是第三師第六旅，馮是第十六混成旅，又都在四川戰場。吳在瀘州，馮在敘府，都分別打過勝仗。當時馮是直屬北京中央的獨立旅，吳是第三師建制下的一個普通旅，在一般人的印象上，馮的資序，好像比吳稍稍超

前了一點。民國七年，北軍大舉入湘，吳、馮又同到湖南，這時兩人的地位已有差別。吳升任第三師師長，兼充直軍前敵總司令，帶領大軍進駐衡陽。馮則仍是一個旅長，偏促湘西。從這時起，吳即步步領先，馮則處處落後。民國九年直皖之戰，直軍大勝，吳佩孚扶搖直上，備極煊赫，氣燄之高，不可一世，相形之下，馮玉祥黯然無光。

民國十年，馮奉令開往陝西，打敗陳樹藩，收編靖國軍，使擾攘多年的陝西局面，暫告安定。吳對馮的某些作法雖不贊成。但却欣賞其幹勁，所以收納為己用。馮對吳也卑躬屈節，盡力攀附。但是他們兩人的個性及作風，大不相同。吳講究中國傳統的軍人風範，常以關（羽）岳（飛）自況。馮則是守舊而亦標新，崇中而亦尚西，與吳的純中國舊式作風背道而馳。所以兩人之間



直系督軍吳佩孚的照相。

，雖無什麼過節，却也難以融洽。這番直奉戰爭，馮玉祥奉命惟謹，出了大力，兩人間的關係，一時似頗密切。不料好景不常，沒有多久，便不和睦了。其中原因，要分幾方面來講：第一、吳、馮兩人的性格，都是好強而偏激。吳尤傲岸自負，任性使氣。馮亦予智自雄，不甘人下。根本上不容易合得來。其次、這時由漢口到北京，京漢鐵路沿線地區，都是直系的天。偏偏在中間心臟地帶，插了馮玉祥的一脚。吳佩孚覺得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」，自欲去之而後快。第三、吳佩孚稱雄中原，睥睨一世，河南督軍的地位，無形中降低了很多。馮玉祥不但不知雌伏，反而招兵買馬，擴充勢力，更招吳氏的大忌。第四、馮玉祥素行怪異，每有出人意外的表現。某次吳氏過壽，冠蓋雲集於洛陽，珍貴禮物

，不可勝計。馮却親自送了一壺白開水，前往拜壽，表示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也稱頌吳氏「其清如水。」可是吳佩孚認為馮對他故意輕視。存心諷刺，更加不快。由於這種種原因，吳、馮兩人便積不相能。馮玉祥的處境，便越來越困難了。上面吳佩孚給他的壓力，越來越重。下面屬於吳佩孚的親信張福來、靳雲鵬，又有拉攏胡景翼，結成一個「小三角同盟」聯合倒馮的傳說。

馮被免除河南督軍

這樣上下交迫，馮玉祥大有不易

招架之勢。但他竟然沉得住氣，毫不在乎。一方面招兵買馬，擴充軍隊。一方面施政理民，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做法。他驅逐僧道，搗毀神像，把廟宇寺觀一律改為游民習藝所。并且廢娼，禁賭，提倡勤勞節儉，處處以身作則。某次他到歸德視察防務，在朱集車站，召集老百姓席地而坐，舉行談話會，他不用訓話而用談話，而且與民衆擠在一起，打成一片，表示他的平民化。當他談到禮神拜佛的風俗時，他認為人家中的父母是活菩薩，敬活神要比敬死神好的多。人民買香燭肯花錢，孝敬父母却捨不得花錢，這是不良風俗，應當改革。他常常便服出巡，考察政風，勤求民隱。當聽到潢川縣知事（縣長）車云巴結上司的姨太太，送了一雙紅緞綉花鞋，還綉上自己的名字，他便馬上把這位縣太爺捕送法院懲辦。這種作法固然有些過火，但是以過正的手段來矯枉，却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。在短促的時間中，河南的政風和民俗，確實有了相當的轉變。得到了一般人的好評，也難免遭受一些守舊者的批評。惟其如此，使得吳佩孚想起馮在驅逐趙倜，進佔開封的時候，把業已與吳密通款曲，吳且允許保荐其出任河南軍務幫辦（副督軍）的豫軍第二師師長寶德全，予以誘殺，顯得馮心狠手辣，難以駕馭。可是馮有他的長處，在當時的北洋軍中，他的軍隊訓練最精，紀律最好，戰鬥力最強，而且也很團結。在北洋羣雄之中，馮玉祥算得上是一個後起但具有危險性的人物。那時吳對馮即已頗有戒心。現在看見他武力更形擴張，又能收攬人心，如果聽其佔據中原要地，

對於吳氏的雄圖霸業，將有很大的不利影響。於是乃以強硬的態度，促使北京政府，於十月卅一日，下令免除了馮玉祥河南督軍的職務。此時馮在吳軍環伺之中，應付稍一不慎，就有覆滅的危險。

乃即趕往北京，拜託陸軍總長張紹曾，國務院秘書長張廷謨兩人，出面斡旋。兩張在曹錕和吳佩孚面前，都有相當的影響力。曹氏爲人忠厚，乃任馮爲陸軍檢閱使，令率所部移駐北京。馮玉祥在這兩年中，打皖、打奉，底定陝、豫，爲直系立了很大的汗馬功勞。但是他的官運却不亨通，偏偏遇上了吳佩孚這個頂頭剋星。年前做了半年多的陝西督軍，因爲出兵援直而解任。現在做了不到半年的河南督軍，又被吳迫使離職，交給吳的心腹大將張福來接任。難怪馮憤激的對人發牢騷說：「自己替人白賣力氣，到頭來還是犧牲自己，今後除對外戰爭外，不願參加任何內戰。」

馮部第十一師，係於民國十年八月五日，在西安擴編成立，當時計轄第廿一、廿二兩個旅，由李鳴鐘、鹿鍾麟分別担任旅長。

馮軍五虎將的由來

這次在河南作戰，又出任河南督軍，乃乘機招募新兵，擴充勢力。以後開到北京，便奉陸軍部核准，增編爲第七、第八、第廿五三個混成旅，學兵、騎兵、砲兵等三個獨立團，總兵力已有五萬多人，成爲兩年以後，發動「首都革命」時國民軍的主力。其番號及重要人事如下：

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

第廿一旅長鹿鍾麟

第廿二旅長劉郁芬

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

第八混成旅旅長李鳴鐘

第廿五混成旅旅長朱哲元

以上五人，便是一般人所習稱的西北軍五虎將，他們的排名順序，習慣上是鹿、李、張、劉、宋。

學兵團團長石敬亭

騎兵團團長張樹聲

砲兵團團長蔣鴻遇（不久蔣調任他職，由孫連仲繼任）此外孫良誠、韓復榘、石友三、

劉汝明、佟麟閣、門致中、席液池、陳希聖、

韓多峯、程希賢、張維壘、吉鴻昌等，都

當團長，馮治安、張自忠在學兵團當營長。

馮部調駐北京的時候，吳佩孚只准原來十一

師的兩個旅北上，在河南新成立的部隊，一概不

准帶走。馮玉祥丟了督軍職位，已經十分難過。

軍隊是他建立事業的本錢，一點不肯放鬆，吳佩

孚要挖掉他辛苦招練的新兵，當然更加苦惱。他

絞盡腦汁，總算想出了一個瞞天過海的辦法，那

就是讓所有新成立的部隊，一律換穿十一師的服

裝，冒用十一師的番號，夜間上火車通過鄭州。

等到吳佩孚發覺，已經到達北京的南苑，氣的吳

咬牙頓足，却已沒可奈何了。

陸軍檢閱使是個因人設事的虛職。這個官職

本來是沒有的，只因前任熱河都統姜桂題，受奉

系的排擠，不能安於其位。北京政府才特設這一

官職，調姜桂題來充任，使其安享餘年。姜是北洋老將，他做陸軍檢閱使沒有多久，便告病故，這個職位一直虛懸着。現在要讓馮玉祥下台，所以調他出任這個位高而無實權的職務，以保持他的面子。馮的新職發表後，大家都知道是明升暗降，馮自己當然十分不滿，因此不願接受。還是曹錕百般安慰，勸他來京，他才極端委屈的接受新命。從此馮玉祥就偏倒在直系中津保派這一面，對吳佩孚有了很大的離心力。

駐軍南苑的馮玉祥

馮玉祥率部開到北京，陸軍檢閱使署設在西城廣濟寺，部隊都駐在南苑。南苑從清朝起就是一個練兵的地方，有很大的營房。馮把五個旅集中一起，從事整訓，實在最好不過了。

馮玉祥丟掉河南督軍和地盤，調任毫無實權的陸軍檢閱使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和損失。其實却是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使得馮氏面臨一個轉捩關頭，開拓了以後更大的事業，可以說反而成全了他。這因爲：

第一、馮氏以前帶兵打仗，多在外省各地，對於高階層的軍政核心，很少接觸，自然局限了他的器識。此番調駐首都，躋身於人文薈萃的環境中，周旋於各方面各階層人士之間，耳濡目染，心領神會，好的得所借鏡，不好的也知所儆戒。尤其北京是文化大都，學術氣氛非常濃厚，對於各種智識的汲取，很爲方便，馮氏在這一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益處。

第二、馮軍由一個營擴充到一個師，都是在

戎馬倥傯之中，鍛鍊而成。前面曾經說過，在湘西兩年多的苦練，使得馮軍的基礎，大為紮實。此後兩年以來，從湘、鄂而陝、豫，部隊由三個團擴充成五個旅，官兵由兩萬人增加到五萬多。幹部升遷的大快，學識和能力不見得都能相應的。提高。招募來那麼多的新兵，更需要從頭訓練。現在調駐北京，集中南苑，在安定的環境中，確實給他一個精練的好機會。馮玉祥便把握時機，加緊訓練。經過兩年的時間，他把這一支根本來很好的部隊，練的更精、更好。

第三、最重要的，馮玉祥在這段時日中，跟國父派在北方的革命黨人，多所接觸。受了他們的薰陶，使得馮氏的思想意識，有了很大的變化，從傾向革命而發動革命。前面曾經說過：民國七年二月，馮玉祥在武穴通電主和，深受國父的激賞，曾於三月四日，手書致馮，大加勗勉，並對以後的作法，有所指示。從此以後，馮在湘西駐防期間，便與南方革命軍方面，直接間接的常有往來，對於國父的學說主張，認識漸多。九年七月，馮部奉令北調，軍次漢口，暫駐漢口北面的譙家磯待命。馮曾致書國父，表示景仰之誠，並派任右民赴粵晉謁，有所報告和請示。國父即派徐謙、鈕永建兩人，到漢口見馮報聘，帶來許多有關革命的書籍刊物，以增加馮氏及其所屬官兵們對於革命救國的認識。徐、鈕兩人且對馮說：「中山先生非常重視馮先生，北方革命事業，惟馮是賴」等語。馮部現在調駐北京，爲了增加官兵對國事及政治方面的智識，便常邀請名流學者，到南苑來對官兵講演，其中包

括顏惠慶、顧維鈞、王正廷、黃郛、徐謙、鈕永建、顧孟餘等人。徐謙、鈕永建、顧孟餘，都係國民黨人。國父派他們到北京開展黨務，策動革命。黃郛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雖於

國父所領導的各次革命運動，未曾直接參加，但他對革命救國的工作，仍然極爲熱心。他經過多方考察，認爲馮玉祥標新力行，在當時南北將領中，有其獨特的風格。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著

定價肆拾元 預約叁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陳寶箴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楊守敬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紓、嚴復、陳衍、辜陽生、鄭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肆拾元預約叁拾元，預約九月三十日截止，同日出書，預約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